

时光给

我爱你，再见

倘若爱情里，背叛和伤害在所难免。
澄净所有爱恨，褪尽满身往事，
愿你坐这里，等我来爱你

胡俊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我爱你， 再见

Love
You Good Bye



胡俊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爱你, 再见 / 胡俊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1.3

ISBN 978 - 7 - 221 - 09378 - 3

I . ①我… II . ①胡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36608 号

书 名 我爱你, 再见

著 者 胡 俊

责任编辑 程 立

策划编辑 一 航

文字编辑 张 燕

装帧设计 谢 滨

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

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

经 销 新华文轩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规 格 710×1000 毫米 1716

字 数 240 千字

印 张 16.5

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1 - 09378 - 3

定 价 25.00 元

目录 Contents



● Chapter 01
第一章 记忆里的微尘 — /0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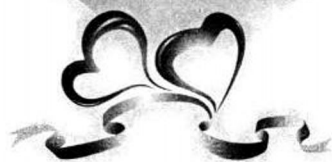
● Chapter 02
第二章 埋葬 — /037

● Chapter 03
第三章 爱若生尘 — /232

第一章
Chapter 01

记忆里的微尘

JI YI LI DE WEI CHEN



1、归程

窗外依然是晴天，打开遮光板，不知道是哪里的天空，十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像是隔了一个世纪，让整个身子都僵住了，沈漫把手按在胸口，这么多年了，终于能平静地感受心跳的速度了。

飞机在缓缓地降落，不知道是因为失重还是期待，心开始剧烈地收缩着，好像在水里闷了好久又突然回到岸上的感觉，“我回来了，许以哲。”她轻轻地说了句，“终于回来了。”

出机场的前一刻，沈漫回头看了看远方的天空，已经看不到巴黎的天空了，闻不到浓浓的咖啡味，听不到让人始终觉得陌生的语言，她从没想过自己会有一丝的留恋，可心突然被抽了一下，她到底是留下了感情，那所剩无几的感情里还是被悄悄地偷走了。

“真的不留在这里继续读吗？那我呢，不会舍不得我吗？”

“你会过得很好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等我，我会回去找你的。”

“呵呵，我要当真了，以后会失望的。”

“傻瓜，我让你失望过吗？”

“别来，我想忘了这里，还有你……”

离开法国的前一天，纪凯不痛不痒地和她这样告别着，这个男人不过仅仅认识四年，却像占据了所有清晰的记忆，有的时候像个哥哥，有的时候像疼她的男人，有的时候又让她觉得陌生。他总爱叫她傻瓜，然后用很舒服的眼神看着她。四年来，他们牵着手在人群中走过，彻夜看着巴黎闪烁的灯光，疯狂地在地铁行驶的时候大吼……“忘了我？”纪凯笑着拍了拍她的头，“无所谓，你快乐就好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依然很舒服，像是争吵后的一句问候，又像是他惯有的玩笑，沈漫没有追问，而是给了他一个同志式的拥抱，任性地忽略了眼睛里涌出的雾气，所有的感情化为一句“谢谢你”。

已经不算是早晨了，阳光洒向整栋别墅，平静如画，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打破了许以哲的安宁，不祥的预感来了，他皱了皱眉头，朝客厅走了去，随手拿起水杯，然后把电话很自然地切换成了留言模式。

“你爸爸安排好我们去广州出差了，可你连会议都不来开，你让我怎么跟他交代。”劈头盖脸的一顿斥责，惯有的开场白，许以哲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坐下，靠在沙发背上。

“你的叛逆期还有多久？你也二十四了……我知道你在听，OK，今天不说这些，但是你不会忘了吧……”电话那头的声音总算平静了下来，许以哲看了看手机上的日历，是于韩静的生日，这么快又是一年了。

“今天我想要个不一样的礼物。摩天轮，我只想和你坐一次摩天轮。还不接电话我就当你答应咯！那就这样，晚上六点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”

电话恢复了无声，世界变清静了，才刚从沙发上站起来就听到了这三个字，摩天轮，让他的心像是破了个洞，毫无防备地被揭开了一道口子。他愣愣地站在原地，用手摸了摸心口，不痛了，只是觉得空，是那种拿什么都填补不了的空。曾经的年少和天真突然窜了出来，每一句对白都记得那么清楚。

“天天看书就为了砸开伟大学府的大门？”

“不然天天闲晃就能跻身成为高材生？”

“我们出走吧，在你彻底成为书呆子前。”

“干嘛？我可不想被你带坏。”

“喏，下午六点，不见不散。”

那个地方就是于韩静现在要去的摩天轮。六年了，他整整六年没再想起这个地方，即使偶尔路过，他也从来不抬头仰望。那个女人似乎犯规了，这么些年来，她很清楚地一次也没碰到过他的界线，他叹了口气，然后自嘲地笑了笑，界线……还需要吗？

于韩静的心不安地颤抖着，这个愿望在心里已经几年了，她从来不敢提，他不会去记得她的生日、她的兴趣、她的喜好，不会主动地请她吃饭、给她打电话。

可从前他会，还在读书的时候，因为沈漫，她是沈漫最好的朋友，所以，每次约会之前，他都打电话给她问她意见。那个时候，他们可以聊很久，而不会像现在这样，即使在一起工作，即使在外人看来，他们的感情很特殊，可她更加空虚了。以前是沈漫的存在，现在呢？于是她提了，如果今天许以哲出现了，证明他们之间还是有可能的，如果今天他没来呢？许以哲，你会来吗……

许以哲慢慢走到了摩天轮下，远处依然很多情侣在排队，像当年的他们一样。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犯贱似地来这里，可整个人似乎中了邪，记忆猛地被打开了，让他抵挡不住，也无力回避。

“哇！许以哲，好高啊，”摩天轮从最高点落下的时候她开始大叫，“看到好多灯哦，你看你看，想不到这个城市晚上这么漂亮……”

“喜欢吗？”那是第一次他鼓起勇气靠近她，靠得很近很近。

“嗯，站在这个高度看万家灯火，感觉离天空好近，听不到城市的喧闹。”

“喂，你真要纯粹欣赏风景吗？”他仿佛又闻到了她头发的香味。

“还要……干什么吗？”那时的她像是意识到了气氛里的暧昧，于是羞红了脸。

“傻瓜，看着我。”他用双手托住她的脸，“从现在开始，沈漫，我只想为你呼吸和心跳，可以吗？”

许以哲的嘴角微微地上扬着，鼻子很酸，他觉得眼睛似乎是迷了沙，有些酸涩，这个场景，似乎是昨天才发生的，又似乎只出现过在梦里。回忆之所以值得想起，是因为本身的美丽还是人们无法退去的怀念？

沈漫下了出租车，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家门口，好久没用的钥匙被她放了出来，锁没锈，嗒的一声，门开了。房子里是空的，没有灯，没有温暖。她想像中的回家的场景，应该是这样的——爸妈会提前问好，第一天到家想吃些什么；应该先放下沾满灰尘的行李，然后往沙发上躺；妈妈会把衣服统统丢进洗衣机，见缝插针地试探她，“交男朋友了？”爸爸会点根烟坐在另一端，和她天南地北地交谈……

这些，都不曾有过，她慢慢放下行李，这个地方突然让她觉得害怕。四年来，她从没回来过，寂寞是戒不掉的毒，可在这里，在她成长了18年的家，显得那么可怕，这里突然没有爸爸，没有妈妈，即使在这个世界上，也不再有了。

“漫漫？”她晃了一个神，半开的门口传来一个略显激动的声音。“是漫漫吗？”

沈漫转身看着她，依然熟悉的面庞，恍如昨日，“薛阿姨！”她准确地叫了出来，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“我是这个区的管理员，”薛阿姨双手不知该往哪里摆，显得很激动，“这个房子一直空在这里，今天看到突然有灯光，猜想是你回来了，所以……就来了。”

沈漫笑了笑，连忙说：“进来坐吧。”

“怎么突然回来了？”薛阿姨立在门口，眼里含着笑，“累坏了吧。”

“想这里了，就回来看看。”她说。

她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，薛阿姨的气息被冷风一吹，早已经消失殆尽了。然而她又笑起来，至少还有个薛阿姨啊。她又想起纪凯来，“不要想了，你早知道没有答案的事情，别折腾自己。”纪凯第一次这么说的時候她几乎想拿杯子砸过去，“你懂什么？你了解我吗？你凭什么教训我？”

“活着，只为自己，”纪凯抓住她的手，“你应该比任何人更清醒地体会到这个。”

那是第一次快要崩溃的爆发，为自己活是件不容易的事，以后的日子她渐渐不去想这些，身边总是有纪凯，不会让她失控和发疯。

“许以哲，你去哪里了？”刚走到家门口，就听见于韩静的声音，他心里暗叫不妙。

“我……随便出去晃了晃。”

“我很认真的问你，去哪里了？”于韩静脸色很是不好，大概真是等了太久。

“酒吧。”他微微一笑，凑到她跟前，痞痞地问了句，“生气了？”

“不来……是不是也该说一声？”她忍着心里的愤怒，努力保持镇定。

“对不起，下次不会了。”他叹了口气，没再嬉皮笑脸了，“等很久了吗？”

“是，很久了。”没有一句解释，不受重视的感受她算是受够了，“从高中开始，到大学，到工作，我也记不得是多少年了，为什么，你从来都看不到我的存在？”

“不要说了，回去吧。”许以哲转过身想走，被她一把拉住。

“你老实告诉我吧，许以哲，”于韩静狠狠地吸了一口气，“你到底是觉得我不好，还是你到现在还没忘记沈漫？”

“我说过不要提她。”许以哲甩开她的手，被激怒了，“你今天太失控了，我不想和你说话。”

“她走了，离开你了，这么多年来音讯全无，”于韩静笑着说，“你是生气了还是觉得不甘心？”

“于韩静，”许以哲恶狠狠地盯着她，咬着牙一字一句瞪着她，“忍耐是有限度的。”

“怎么，说到伤处了？”她今天算是豁出去了，“你不好奇她在法国过得怎样吗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怎么，不想知道吗？”于韩静不依不饶，眼神中还带着点轻蔑。

“回去吧，我不想知道。”许以哲朝她不痛不痒地笑了笑，“所以不用炫耀。”

“呵呵，真是有个性的男人，”生气似乎是用不了，这么多年，她很清楚一个规则，他一天不在乎她，她就永远处于下风，“好，保持住，如果有一天你不这样了，搞不好我就不迷恋你了。”

许以哲狠狠地关上门，然后顺着墙蹲了下来，回忆再次被无情地拽了出来，让他拼命地往回拖也拖不住。

“要去多少年？”他是这么问她的。

“四年吧，最少。”

“那我们怎么办？”他开始嘲笑自己居然问过这么无知的问题，如果可以重来，他打死也不会再问了。

“我们？”沈漫笑了笑，“傻瓜，你进大学了一定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，到时候，你还会这么问吗？”

“会。”

“我就知道你你会这么说，”她的那时的眼神很迷离，明明是微笑着，却显得那么空洞，“你说，我们重逢的时候，还会像现在一样牵着手吗？”

“怎么感觉你……好像不会回来了一样？”

难道从那时候起，她就打定主意从他生命中消失了吗？许以哲摇了摇头，那是最后一次见到她，电话打不通，家里从白天到晚上都没有人，QQ没再上过线，明明在一个城市却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他发疯似地找她，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，没有人知道她什么时候去了法国，什么时候可能回来。再后来，是一个月后，一个陌生的号码发来短信：

“原谅我没有好好跟你告别，无法面对的事情太多太多，我没有信心牵着你的手走下去，我们分手吧，你一定要找到比我好的人，然后幸福地生活。永远为你祝福。沈漫。”

他看完后，唯一的感受是晕眩可笑，一个短信，区区几十个字，什么她都决定了，感情是儿戏吗？一句无法面对，一句分手，甚至不给他挽留和明白的机会，让他渐渐开始觉得连回忆都显得虚假可笑。他翻着自己曾经给她的留言和邮件，每一句用眼泪用心的呼唤，在沈漫眼里到底都是些什么？最后一次给她留言是1年前，“沈漫，我想你的出现是为了教会我一件事，爱是会消失的，恨不会，我该用什么方式去记住你？用恨也许最合适，我不会再缅怀过去，也不会再去思考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让我最终失去了你。你该明白，从现在开始到未来，你失去了我，最可惜的人，是你。”

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，沈漫伸了个懒腰，开始新生活了。可是，该从哪里

开始呢？“陆小米”三个字从电话里跳出来，沈漫的嘴角开始上扬，想念起那个永远的疯丫头。

“喂？我是小米，你哪位？”电话那头传来标准式的小米声调，她居然还没换电话。

“我是沈漫。”

声音停住了三秒，对面的空气也好像凝固了，“沈漫？！”那边一声大吼，“你从火星回来啦？！”

“我还以为你忘记我了呢。”沈漫笑了笑。

“开玩笑，我做梦都想着你。”小米很激动，“等等，等我喘口气，你怎么会突然找我了？我欠你钱没还啊？”

“还那么爱瞎掰，”沈漫觉得一阵温暖，至少有个人为她的出现感到高兴，“你在哪呢？我刚回来，想去看看你。”

“你不知道吧，我当老板了。”小米得意地说，“自己开了个装饰小店，你有空随时过来吧，我告诉你地址。”

“今天行吗？”

“别拿笔了，”小米仿佛听到了她的手忙脚乱找纸笔的声音，“摩天轮对面。”

“啊，”她心里一阵触动，“我知道那地方。下午下班那会我去找你。”

“啊，不能早点吗？”

“知道了，我会飞奔过去的。”

微笑还留在嘴边，摩天轮，该去看看吧。

起身的时候，门铃突然响了，沈漫打开了门，薛阿姨提着几个饭盒笑呵呵地站在门口，

“刚起来吧，阿姨刚从外面买的，家里该什么都没有吧。”

“是啊，连水都没有。”沈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侧身让了条路。

“吃吧，阿姨帮你收拾收拾。”薛阿姨把饭盒放在桌上，然后挽起袖子准备干活。

“阿姨，你别忙，怎么好意思……”

“傻丫头，”薛阿姨没等她说完，“跟阿姨客气什么？”

“阿姨，”沈漫鼻子酸酸的，“你可以不用来的……”

“快吃吧。”薛阿姨没有正视她感激的双眼，“阿姨想做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”

她拿起熟悉又陌生的一次性筷子，掰开，然后打开饭盒，眼睛开始模糊不清，如果妈妈还在，如果这还是原来那个充满欢笑的家，不会连吃口热饭都感激得想哭，不会这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脆弱。薛阿姨是她生命里的贵人，在爸爸妈妈离

开的时候，在她不知所措的时候，薛阿姨就这么自然地出现了，让她依靠，给她亲人般的照顾，这个世界上有这样菩萨心肠的人还剩多少呢？

“阿姨，您放心，我长大了。”临走的时候，她握着薛阿姨的手，“很坚强了，所以，别忘了，我也可以照顾你。”薛阿姨苍老了很多，这么近的距离，让她发现了岁月的残忍，忍不住说了这么煽情的话，连对爸妈，也没这么说过。

陆小米开了家让她炫目的店，不光装修没话说，连里面的家居装饰也想让她统统搬回家。

“陆小米。”她趁她不注意，窜了进去，从背后拍了她一下。

“啊，沈漫，”陆小米也不顾身边有人，“哇，真的快认不出了，又漂亮了那么多耶。”

“呵呵，这该是我说的。”

“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啊，”陆小米眯着眼睛看着她，“你算算几年了，都不和我联系。”

“是，我错了。”沈漫微笑着瞪了她一眼，“这不主动来请罪了吗？”

“好吧，我原谅你了。”陆小米拿出个纸杯，“喝点什么？”

“不喝了，我请你出去吃饭。”

“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我要吃法国大餐。”她立马收起了纸杯，“今天为了吃顿好的，提早结束营业！”

趁着陆小米关门的时候，沈漫抬头看着对面五光十色的摩天轮，心里空空的，什么也不敢想，出国的这些年，她学会了一种技能，能控制自己的思维，能什么都不想地去怀念，像看别人的电影一样，看过了，脑海中明明存在那么美好的画面，但是心里没有，这样就不会感觉到痛，不会让思念泛滥成灾。

“没变吧。”陆小米轻轻地说，“还是亚洲最高。”

“觉得比从前更漂亮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没看了。”

“那我呢？太久没看我了，也觉得我漂亮了吧。”她冲她诡异地笑了笑，

“鬼丫头。”她白了她一眼，“带路吧。”

2、真相

陆小米还是手下留情了的，胃口那么大的丫头今天居然只吃了一份中等套餐，“怎么，怕我没钱？”沈漫觉得奇怪。

“我减肥呢，”她故意小声地朝她说，“最近又胖了三斤。”

“你那么瘦还减呢。”

“好吧，被你看穿了。”陆小米没笑了，换了一副很是深沉的表情，“沈漫，看看你自己，你瘦多了。”

“那是因为我摆脱了婴儿肥。”

“在国外过得好吗？”她没吃了。

“怎么说呢……”她叹了口气，故作轻松地说，“不好也好，好也不好。”

“知道吗，一开始，我真的很担心。”陆小米叹了口气，“你真的让我生气了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就这么走了，不见了，”她很认真地说着，“知道大家都会担心你吗？”
有种热热的气流在心里翻滚，让她又开始觉得自己脆弱了，“你要把我弄哭才甘心吗？”

这顿饭是她这么多年来觉得最充实和最快乐的，虽然没有大批的人起哄、说笑话。

“小米，能娶到你的男人绝对有福气。”出来的时候，沈漫把手搭在她肩膀上。

“唉，要是别人能这么想就好了哦。”陆小米得意地笑了笑，“我还在可怜的单身中呢。”

“我也不是嘛。现在的好男人不多了哦。”

两人天南地北瞎侃的时候，沈漫定住了，远处那个步履急促的背影很是眼熟，陆小米停住，往她的视线方向看去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是……薛阿姨。”沈漫看着不远处，薛阿姨正提着一大包水果急匆匆地走着，不像是下班了急着回家在赶路。

“记得吗？高中时，一直照顾我的那个保姆阿姨。”

“啊，是她？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她这是要去哪里？走的那么急。”沈漫皱着眉头，“小米，我们跟去看看吧。”

“好啊，好久没做这种事了。”

跟了两条街，薛阿姨走进了一家医院。沈漫愣住了，“怎么？有谁病了吗？”
陆小米嘟囔了一句。

“像是探人。”陆小米指了指薛阿姨走进的一家病房，“你看，病床上躺着个年轻的男孩子。”

“308号病房，5床。”沈漫算着，然后她连忙拉着陆小米走到问讯处，“护士小姐，请问下，308号，5床的病人……”

“啊，你是说何龙，他住院好几年了。”

“那他和刚刚来的那位阿姨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阿姨？”护士想了想，“啊，你是说那位姓薛的阿姨吧，他是她的儿子。”

“你认识？”



“哦，她儿子住院大概3年了，她几乎天天都来，和我们都很熟了。”护士说完正想走，可沈漫觉得不对劲，说不出是哪里不对劲。

“那她儿子得的是什麼病？”

“是车祸，下半身瘫痪。”

沈漫心里猛地抽搐一下，“谢谢。”她朝着护士说了句，决定还是一探究竟，“小米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等她。”

“好吧，那再联系，有事记得找我哦。”陆小米拍了拍她，“好好安慰薛阿姨。”

“知道了，你路上小心点。”

沈漫走失了陆小米，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发呆，三年呢。

“漫漫？”不知过了多久，薛阿姨走了出来，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“我看见你来了。就跟来了。”沈漫照实说。

可令她意外的是，薛阿姨的表情开始不自然，这让沈漫有些不解，“啊，我……来送点吃的，这就回去了。”

“他……”沈漫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唐突，也许薛阿姨并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私事。

“他是我一个朋友的儿子。我就是看看他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沈漫愣住了，为什么薛阿姨要说谎？为什么在这里看见她会这么慌张？没等她开口，薛阿姨就拉着她往外走。一路上，沈漫都没说话，薛阿姨却一直在试图找话题，这让她觉得十分纳闷。“薛阿姨，是不是有难处？”她最终开口打破了这样尴尬的气氛，像亲人似的，不需要有隐瞒，她是十分乐意与她分担痛苦的，这点她决定告诉薛阿姨。

“没……没啊，怎么这么问？”

“如果是因为我看见了你不让人知道的事情，我道歉，”沈漫很真诚地说着，“我开始只是担心你，所以才跟去的。”

薛阿姨的表情似乎有些动容，“担心我？”

“嗯，在路上的时候，看见你的神情很着急，”沈漫继续解释着，“病床上的……其实是你儿子吧。”

“你都知道了。”薛阿姨愣了几秒钟，微微地叹了口气，顺着旁边的花坛坐了下来，神色恍惚了好一阵，随后，她像是下了好大的决心，才抬眼看了看沈漫，“坐吧，阿姨有话和你说。”

沈漫慢慢坐了下来，看不懂薛阿姨脸上的表情，凝重中带着一丝温和，“病床上的……是我儿子。漫漫，阿姨……有些话，想告诉你。”

“阿姨，你想说什么呢？”她突然觉得气氛不一样了。

“还记得你高考那天吗？”

“记得，”沈漫的心一阵刺痛，可不解她为什么旧事重提，“怎么可能会忘呢？”

“发生的那些事故……是有原因的，”薛阿姨狠狠叹了口气，似乎用了很大的力气在说，“阿姨……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跟你说……”

沈漫静静地等待着，像是周围的空气也凝固了，她不敢动一下，不敢去想象，这些年来，不管是梦中还是现实，她根本没有办法完整地再回忆那一天，光是看见日历上相同的数字，脑海中就能听见自己撕心裂肺的哭喊，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段，棍棒敲在身上的疼痛，捆绑在黑暗的恐惧，爸爸妈妈的被抬出来面目全非的画面，残破的车子，每次，无论是哪个片段在记忆中出现，都让她害怕到颤抖。

“阿姨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她战战兢兢地问了句。

出乎沈漫的意料，并没有叙述故事的开场白，薛阿姨慢慢走到她跟前，然后二话不说就跪了下来。

“阿姨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沈漫吃了一惊，连忙伸手扶着她，试图拉她起来。

“漫漫，你听阿姨说，”薛阿姨挡住她的手，“何龙……我那不孝的儿子，那天，他在场，他也是其中一个……”她说，把头埋得好深，声音颤抖得让沈漫渐渐听不清楚。

沈漫呆住了，整个人僵在那里，半天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“是阿姨没教好他，让他学坏，跟坏帮，”薛阿姨边哭着边说着，“漫漫……不，沈小姐，他已经得到该有的报应了，所以，请你……请你原谅他，所有的罪过，让我来还，我会用一辈子向你偿还。”

沈漫看着跪在她面前的女人，这个她几乎视为亲人的女人，如今以一个罪人的姿态祈求她的原谅，难道之前所有对她的关心都建立在赎罪的基础上？

“你……为什么要告诉我？”她努力维持着平静。

“我心里不好受啊，”薛阿姨低下头泣不成声地说着，“这些事，我也是出事以后才知道，那个时候，你已经去了法国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……”

“所以，你做了我家那个区的管理员，好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？”沈漫帮她说了下去，“然后照顾我，补偿我，还是可怜我？”

“漫漫……阿姨是心疼你，对不起你……阿姨是真心想对你好。”

“起来吧。”沈漫忍着快要崩溃的眼泪，扬着头，狠狠地深呼吸，“你走吧，以后，不用心疼我了。”

“漫漫……如果你想骂阿姨，想怎样都可以，别憋在心里。”

“我应该怎样？”沈漫无所谓地笑了笑，很无助地看着她，“这些……这一切，要怪谁？”

“好孩子，爸爸妈妈的离开，是意外，阿姨知道你一直活在自责当中。”薛阿姨擦了擦眼泪，站了起来，“你可以怪任何人，只是别再苦了自己，知道吗？”

“呵呵，再大的苦也会过去的，”沈漫握紧了手，拼命地撑着自已无处宣泄

的委屈，“我以为活不下去的时候，还是活下去了，我以为过不去的时间，也都过去了。”

“我只问你最后一个问题……何龙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似乎跳离了痛苦，原来痛久了真的会习惯。

“他和其他的两个人收了别人的钱。”

“钱？谁的钱？”沈漫的脑子嗡嗡作响，从来没想到这些背后还有这么多隐情。

“我听他讲过一次，是个大小姐，”薛阿姨努力地回忆着，“叫什么韩静的。”

“于……韩静？”沈漫不可思议地小心地说出了这个名字，连她自己都觉得可笑，怎么可能会是这个名字。

“于韩静，于韩静，对，是她，”薛阿姨连忙点了点头，“我看过他收的支票，签名的是于韩静。”

“不可能，不可能是她。”沈漫站立不稳，脑子一片混乱，“你记错了，一定是……”

“是名达广告公司的千金。”

这个公司她知道，是于韩静爸爸开的，连公司都一样，那么幕后主使不会是别人。沈漫脑子开始乱成一团，这个真相居然在四年后的今天突然被揭开，一点准备也没有，连逻辑都这么混乱。“我要回去了，”沈漫失魂落魄地慢慢往回走，“不要跟来……”不是意外，怪不得当初她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把她打晕后，只把她困在一间废弃的小屋子里，没有打电话问家里要钱，没有对她有任何的身体伤害，只是关了她5个小时，然后再把她放了。似乎纯粹像个恶作剧，以至于她不知道怎样跟警察说明白。只是，这只是个无聊的绑架，不至于毁了她的家，不至于让她从此成了孤儿，她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令人觉得讽刺的故事，此刻她只想大笑，然后再大哭一场。心里堵得快要发疯，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不停地去承受，承受一个个刺得她心头滴血的事实，为什么不永远瞒着我？她慢慢蹲下，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好想晕厥过去，不再醒来。“沈漫，坚强点，再坚强点，你会活得好的。总会的……”纪凯的话在耳边不停地回响着，突然间好想见到他，这个时候，他会蹲下，然后轻轻地说，“上来吧，我背你。”

走进家里，黑黑的房子，显得更加冰冷了。沈漫静静地躺在床上，这样的姿势这样的状态太熟悉，刚到法国的时候，每一个夜晚，都是这样流着眼泪度过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，不知道醒来是什么时候，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总能看见在电话亭打电话的人，她也去，盯着电话发呆，发一个下午的呆，然后拿着没有声音的听筒，悄悄地说：“爸妈，我到了巴黎，一切都很好，你们放心吧……”

手机响了好几次，沈漫撑着身子摸索着，按下接通，“喂？”

“回去玩疯了？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让她想流泪的声音，“打了那么多次都不接。”

“我……没听到，”心里觉得委屈，连声音也不受控制，“对不起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电话那头的他变得紧张起来，“哭了？”

“嗯，”沈漫擦了擦眼泪，“好像什么都清楚了，却什么都不想清楚。”

“等我两天，”沉默了两秒钟，他没问她到底出了什么事，似乎知道她此刻并不想解释太多，“我去找你。”

“你要回来了吗？”沈漫定了定神，“不是开玩笑吧？”

“那你说要忘了我，是开玩笑吗？”

“我以为自己可以一个人坚强地过，”沈漫像个孩子一样哭着，“可是，我该从哪里开始……”

“所以，别想太多，等我就好了。”他的声音温柔而坚定。

“可你不是想留在巴黎继续读书吗？”

“改变主意了。”他笑了笑，“本来今天打电话是要告诉你，我马上要上飞机了。”

“该不会……是为了我才回来的吧？”不知怎么的，她还是问了。

“那……你希望是吗？”他像平常一样，轻松地一带而过，“好了，要进安检了，乖乖睡觉去，到了和你联系。”

“嗯，”沈漫拿着手机，直到对面没有声音，“对了，你怎么知道……我的号码。”这句话没问出去，可她并不在意，这就是纪凯，他知道的总是比她能想到的要多，知道她讨厌过节和聚会，知道她大笑后总爱大哭，知道她天黑的时候喜欢站在高处看万家灯火，知道她什么时候想说话、什么时候希望一个人……

3、重逢

许以哲还没起床就听见衣橱的门砰砰作响，他慢慢爬了起来，走了过去，“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”

“少爷，已经中午了。”于韩静没理会他像没事发生一样的表情，“别忘了我们今天晚上要去广州。”

“啊，对，是为了东方电信的广告合约吧。”他猛然想了起来。

“记得就好。”于韩静边收拾边说着，“衣服帮你收拾好了，还有什么要带吗？”

“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做就可以了。”许以哲叹了口气，“怎么，还生气？”

“不敢。”

“这样吧，合约签好后，我们到广州玩一圈再回来，当给你补过生日？”